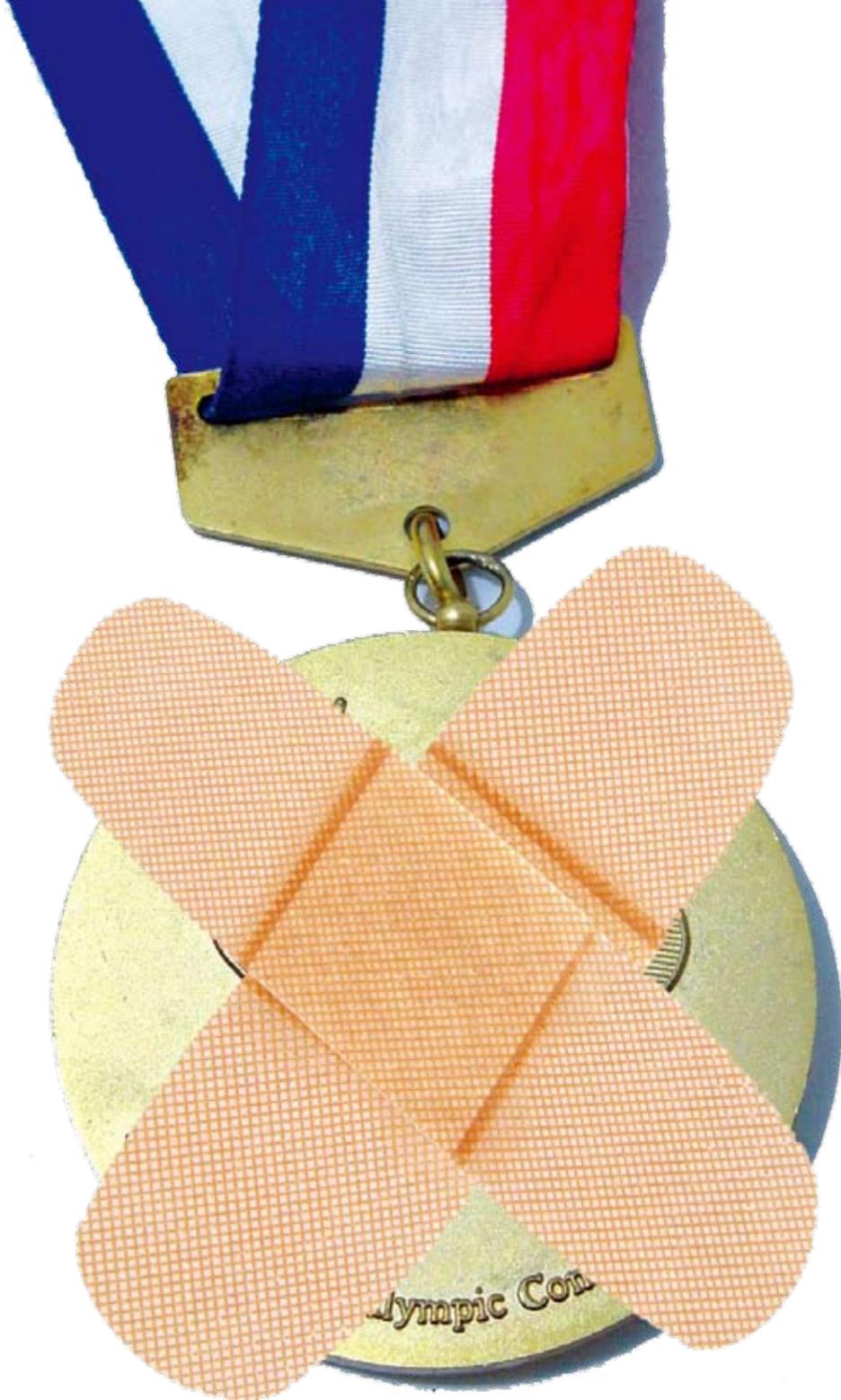


一輩子的故事改寫 一剎那的運動創傷



宿敵、紀錄、獎項、殊榮，都印證着運動員的成長與付出。每個運動員都要挑戰對手，挑戰自己，挑戰極限。然而，突如其來的傷患往往成為他們最難拆架的敵人。

面對人生低谷，昔日的奧運金牌得主，成了香港大學生；面對滿身傷疤，今天的大學生運動員，比以往更珍惜能跑能跳的奢侈日子。東亞運動會將至，運動員的備戰狀況成為全城焦點。當人人都在猜測誰是大熱門大贏家時，還有誰記得曾在體壇發光發亮，但因傷改寫命運的運動員呢？

記者·曾慶宏 盧靜儀
編輯·陳寶俊 攝影·曾慶宏 盧靜儀

「比賽的時候，我甚麼都不管，我只管贏！」 張萍

重提書包的排球員 張萍

零四年八月，中國女排重溫廿年冠軍夢，奪得雅典奧運金牌，當時在國家隊僅兩年的張萍助國家隊摘冠之餘，更獲「最佳扣球獎」。零九年八月，二十七歲的張萍透過優才計劃取得居港權，並成為香港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一年級本科生。退下火線，張萍無奈地說：「現在應該是我的黃金時間，無論是身體狀況或經驗等，各方面都應該是最好的。可惜在這個時候，我已不能繼續打排球。」從前，她的目標是奧運金牌；現在，她展望拋四方帽的那一天。

右膝勞損如六十歲

張萍的球員生涯在零七年結束，醫生指她的右膝長期勞損：「你膝蓋的軟骨已磨損得跟七十歲的長者差不多，手術後也

只能恢復到一般人六十歲的狀態。」

張萍自小三起跟隨任排球教練的父親打球，早在十五歲時，她已不時感到右膝疼痛，卻沒有正視問題，忍痛苦練：「比賽的時候，我甚麼都不管，我只管贏！」加入國家隊後，張萍一天更練習十多小時，有時又自發地留在場地練習。零四年的雅典奧運，她為了比賽，只向醫生領取止痛藥，寧可改變打排球的姿勢去減輕痛楚。直到零七年，張萍連步行和蹲下都感困難，膝蓋時有腫痛，才決定中斷訓練，天津體育局遂建議她到德國接受手術，並留醫三個月。

醫生最終以老鼠軟骨及張萍的血液培養出新的組織，補替她右膝的軟骨。手術後的張萍曾要以輪椅代步，不能再作密集式的訓練。現時張萍每星期要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做三次物理治療，不能作大幅度跳躍，只可以戴着護膝慢跑：「本來每天都能打排球，是苦的，是累的，但也很享受，我難以接受不可以再打排球的事實。但每一樣東西都有其使用的壽命，每天都用它，它很快便會壞。」

來港讀書感吃力

現為體育運動科學系學生，張萍上課時也要訓練，老師了解她的傷勢，故不會勉強她練習。曾有大學排球隊邀請她參加訓練，但因傷患她亦未能參與。張萍年幼時已輟學打排球，來港讀書也令她感到吃力：「香港學生說GPA要『過三』，對

我來說，及格已很好了。」

張萍打算畢業後從事與體育相關的行業，例如於中、小學任教。她感內地人對手術後的康復治療不太重視，近年已陸續有香港專家到內地交流，張萍也考慮回內地把體育知識灌輸給新一代。



張萍早年在國家隊接受訓練。
(照片由受訪者提供)



張萍跟中國女排前輩郎平合照。
(照片由受訪者提供)



現就讀中文大學體育運動科學系的張萍，覺得在香港學英文最為艱辛。

螺絲鐵人 葉永成

前香港手球代表隊隊員葉永成，曾代表香港出賽手球及籃球兩項目。現為中大逸夫書院籃球隊隊長的他，曾領中大贏得大專手球賽冠軍。不過，年僅二十一歲的葉永成，在五年之間，於球場上多次受

創。手術過後，他的雙膝均鑲上螺絲，左手手掌內也有鐵絲作固定之用。

零四年一月，就讀中四的葉永成參與地區籃球比賽，在一次跳高落地時，抓地不穩，拉傷右膝。受傷後他仍可以走動，以為沒有大礙，只到沒有任何醫生或護理人員的醫療室敷冰。一星期後，他仍感到痛楚，右腳更不能正常地屈曲，原來他右膝的前十字韌帶已斷裂了。

傷患連連「就像甚麼都玩完」

手術後，葉永成本以為一切會無礙，但原來「這才是故事的開始」。他兩度因傷口發炎流膿入醫院做手術，醫生也感驚訝：「手術後在傷口位置流膿的機會是百萬分之一，這麼多年也未見過。」葉永成養傷整整一年，錯過很多重要的公開賽事，像「Nike League全港青少年超級籃球聯賽」及「Adidas 3 on 3籃球賽」，也令

他錯失了晉身成職業籃球員的機會。難怪他也慨嘆：「就像甚麼都玩完似的。」

升上預科後，葉永成開始投放較多精神於手球之上，卻沒想過傷患再次跟他扯上關係。零八年七月，他代表中大到台灣比賽，上半場的一次碰撞令他左手手掌骨裂，他支撐到下半場，卻在轉身時拉傷了左膝，他頓時覺得：「今次真的可以『休息』了，左右腳都傷了真的不用再打。」零八年十月，在中大四院盃賽中，他雖知道自己有腳傷，仍堅持上場，結果再次弄傷膝蓋，其後醫生證實他左膝的前十字韌帶也斷裂了。

傷患對葉永成而言，總是來得不合時。正當他在港隊及大學校隊有良好表現時，他再次陷入傷患的陰霾，葉永成感到「傷痛始終都是自己一個人面對」，特別是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創傷，他更明白到身體情況才最為重要：「我會等到完全康復才打比賽。」



葉永成為香港男子手球隊代表，比賽受傷後，手脚多處都鑲上螺絲作固定之用。
(相片由受訪者提供)



葉永成右膝的前十字韌帶斷裂後，仍戴着護膝為中大作賽。
(相片由受訪者提供)

只能遠觀的欖球 黃珽芝

黃珽芝在中五時瞞着母親，接觸被她視為「危險運動」的欖球。黃珽芝很想透過打欖球去改變自己輕言放棄的性格。誰料一年多後，她在練習時跟別人碰撞，令椎間盤移位，壓着左腳神經，稍作移動都會極痛，並要天天吃止痛藥。醫生認為她先天身型細小，不宜再玩欖球，甚至連跑步也不可以。

黃珽芝的球技當時漸趨成熟，可望為球隊出賽，她知道傷勢後：「就在醫生房那裏哭，簡直是哭崩長城。」她大受傷患困擾，學業也受到影響，要重讀中六：「傷患跟隨了我一整年，我讀書也沒有心機，連體育課也上不到，每天放學後都要接受治療。」

醫生根據過往經驗跟她分析，手術後也不能確保她不再痛，加上她尚年輕，便建議她先接受物理治療、針灸及推拿等療

法，才決定做手術與否。但她一年後已急於接受手術：「想快點康復打比賽，沒有東西可以停到我。」

無悔負傷作賽

升上大學後，黃珽芝熱愛欖球如昔，中學時雖然受過重創，但她渴望嘗到失敗後再取得成功的滋味，便不顧醫生及家人的反對，堅持負傷玩欖球。零九年，她一償心願，參與大專比賽，教練知道她的腰患嚴重，在賽前表明不想她出場，但黃珽芝一直渴望比賽，又不想退出比賽而累及隊友，便告訴教練自己狀態良好。終於在準備比賽時，她練習擒抱阻截，在彎腰用力的一剎，便觸傷舊患。後來她接受針灸治療，肌肉雖得以放

鬆，但長遠來說，醫師表示，她一定要停止再玩欖球，情況才有好轉。傷患雖影響她的學業，健康，甚至令她留下十二厘米長的手術疤痕，她仍無悔地說：「慶幸小時候有這樣開心的經歷，青春應該有一部分是這樣的。」

撇開獎牌，不理成就，也許運動員最引以自豪的，旁人最欣賞的，就是那股全程投入，不顧傷痛的熱血和拼勁了。📷



黃珽芝（左五）與她的大學欖球隊隊友於賽場上合照。
(相片由受訪者提供)